

I 51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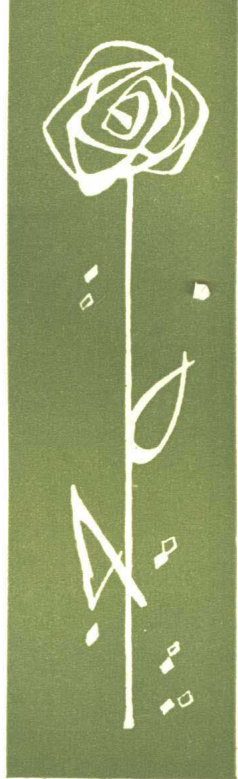
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集

上册

外国
文艺
丛书

W AIGUO

W ENYI



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集

上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封面设计 任意

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集

上 册

《外国文艺》编辑部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275,000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6,000 册

书号: 10188·300 定价: (六)1.25 元

序

这部集子取名为《当代苏联中短篇小说集》，不过是想说明这里收入的作品创作和发表的时间较近，并没有严格按文学史分期。我们选译的主要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小说，兼及1980年发表的作品，共选了二十二位作家，每人一篇，绝大多数是短篇小说，也有个别的是中篇小说和随笔。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六十年代前后，苏联的作家队伍逐渐更迭。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驰名于五十年代苏联文坛的那些作家，此时或相继谢世，如法捷耶夫、革拉特柯夫、潘菲洛夫、包戈廷、卡扎凯维奇、尼古拉耶娃、瓦西里雅夫斯卡雅等；或长期搁笔，很少有作品问世，如费定、列昂诺夫、帕乌斯托夫斯基、潘诺娃等；少数老作家，如西蒙诺夫、恰科夫斯基、柯切托夫等，虽然仍陆续发表重要作品，但就整个文坛而论，他们的作品在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大批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毕竟已是寥若晨星了。今日的苏联文坛早已为那些在五十年代刚开始创作或于此稍后开始创作的新作家所占有，他们就是所谓“第四代”作家，其中著名的有阿勃拉莫夫、别洛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艾特玛托夫、贝科夫等，这些人都先后获得

苏联国家文学奖。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苏联文学发展的特点，在于开拓新的主题和探索新的艺术手法。1954年爱伦堡在《旗》杂志第五期上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后，《文学报》上的一篇文章说，爱伦堡以“解冻”命名的这部小说“给一个重大题材打开了大门”。在此后的几年中，许多作家批评以前一个阶段所写的作品不真实，是“粉饰现实”，描写的英雄人物都是虚构的“理想人物”，同时提出了“非英雄化”、“写真实”和揭露“阴暗面”的口号，主张描写“一般的人”，“一般的精神”，反对把人物“诗化成抽象的英雄”。而另外一些作家则认为描写“阴暗面”是一种“不健康倾向”，是对社会现实抹黑。前者以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杂志为代表，后者以柯切托夫主编的《十月》杂志为代表，形成了多年的对垒。

六十年代初以后，一些作家又提出了塑造“当代英雄”和写“军事爱国主义”的问题。以军事为题材的创作，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比较流行的是“战壕文学”，又名“战壕真实论”，其特点是写局部的战斗，并着重于描绘战斗的残酷和艰苦（如巴克兰诺夫的中篇小说《一寸土》）。七十年代初开始出现“全景文学”，其特点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描写“有重大意义和规模宏伟”的战争事件（如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及至七十年代后期，又出现了所谓“第三个浪潮”，其特点是不直接描写战斗，而是侧重描写军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如康德拉季耶夫的中篇小

说《萨什卡》)。至于以工农业生产为题材的创作,与过去五十年代着重描写阶级斗争的作品不同,大都致力于反映科技的发展或停滞,以及经济改革的迫切性。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类似军事题材的“全景文学”那样在长期的历史背景上反映时代变迁的巨著(如阿勃拉莫夫的《普里亚斯林一家》)。

从六十年代后期起,苏联文学中出现了大量所谓道德题材的作品。严格地说,道德题材是不能与军事题材和工农业生产题材截然分开的,因为在描写军事和工农业生产的许多作品中,也广泛涉及道德问题。但近年来苏联文学中的所谓道德题材,主要是指反映日常生活中社会道德问题的作品。这类作品偏重于暴露小市民的卑下心理、市侩习气和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但也有并不局限于暴露的,还进而从更为深远的道德伦理的角度作出探索。

在编选这本集子的时候,我们偏重于介绍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苏联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反映当前苏联人民日常生活和思想道德观念的作品,以及在艺术手法上有一定特色的或在苏联文艺界有争议的作品。但有些作家,由于其代表作篇幅过长,因此没有收入,而代之以篇幅较短的其他作品,以备一格;如阿勃拉莫夫的《有一年秋天》、阿斯塔菲耶夫的《第八次潜逃》,拉斯普京的《往返》。艾特玛托夫和贝科夫的重要作品我国几乎已全部译出,就只能从缺了。此外,我们还介绍了个别创作力犹十分旺盛的老作家如扎雷金,如九十余岁高龄的利金,以及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如科热夫尼科娃的作品。沃依诺维

.000

元

奇的《我要做个正直的人》和雅申的《沃洛格达州的婚礼》可以作为“非英雄化”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来看。我们没有挑选直接描写战争的作品（主要因为这类作品不仅一般篇幅较大，而且不少已经译出了），而是选译了别洛夫的《春》、瓦西里耶夫的《礼拜五》、格拉宁的《方坦卡街上的一幢房子》，这些作品反映了苏联人民战后生活的艰苦和战争在他们心理上留下的伤痕。此外，还选译了康德拉季耶夫的《在105公里工务点》，这篇小说可以视作“第三个浪潮”的代表作。

这部集子中收得较多的是道德题材的作品，因为这类小说触及的生活面比较广阔，透露出苏联现实社会的时代气息。如阿丰宁的《费妮雅大婶》、谢苗尼欣的《永别了，拳击台》、利金的《黑头鸥》、舒克申的《斯焦普卡》等，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苏联老人、青年、孤儿、罪犯的生活面貌。沃罗宁的《玛丽娅的礁石》和阿列克辛的《家庭会议》以不同的手法揭露了那些为了追求名利、向上爬而抛弃亲人的自私心理。纳吉宾的《不投契的女人》、库别尔斯基的《木板人行道》和尤菲特的《一万步》，从不同的观点说明了家庭中夫妇之间爱情、幸福和道德责任的问题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严重问题。《木板人行道》中的托比林认为没有爱情就没有责任，因此在他看来抛弃妻子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不投契的女人》中的普佳金停妻再娶，虽然得到了所谓的爱情，但由于受到内心的谴责，最终并没有感到幸福。《一万步》中的柳霞认识到自己追求物质享受的理想不可能达到，只得迫使自己去适应现实环境。特里丰诺夫的《交换》是刻画“现代市侩”心

理的名作，在苏联国内和西方国家都引起过很大的重视。

我们希望尽可能让读者多看到一些不同作家的不同创作风格和倾向，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了解苏联的社会情况和思想风貌，不过要在这短短的二十二篇作品中反映出当代苏联文学和苏联社会的全貌，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里所介绍的，只能说是一个很小的局部。衷心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张草纫

1982年1月

目 录

上 册

序 张草纫 (1)

费奥多尔·阿勃拉莫夫

有一年秋天 高俐敏译 (1)

亚历山大·雅申

沃洛格达州的婚礼 石枕川译 (17)

弗拉基米尔·沃依诺维奇

我要做个正直的人 戴 骢译 (72)

瓦西里·舒克申

斯焦普卡 童宪刚译 (161)

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

第八次潜逃····· 冯玉律译 (181)

瓦西里·别洛夫

春····· 石枕川译 (222)

尤里·雷特海乌

风帆····· 白嗣宏译 (243)

达尼尔·格拉宁

方坦卡街上的一幢房子····· 林秉申译 (256)

尤里·特里丰诺夫

交换····· 张草纫译 (279)

谢尔盖·沃罗宁

玛丽娅的礁石····· 戴 骢译 (369)

瓦连京·拉斯普京

往返(舟行漫记)····· 娄自良译 (380)

有一年秋天

费·阿勃拉莫夫

高俐敏译

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勃拉莫夫 (Фед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брамов), 既是作家又是文学评论家。1920 年生于阿尔汉格尔斯克。1948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1956—1960 年间担任该大学苏联文学教研室主任。1949 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后来从事创作。以农村题材为主。主要的作品有长篇三部曲《普里阿斯林一家》(包括



《兄弟姐妹》, 1958; 《两冬三夏》, 1968; 《十字路口》, 1973), 曾获 1975 年度苏联国家奖金。其他重要作品有中篇小说《绕来绕去》(1963), 《木马》(1969), 《彼拉盖雅》(1969), 《阿里卡》(1971) 等。此外还写过不少短篇小说。阿勃拉莫夫的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见长, 描写细腻, 语言个性化, 明显地表露出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传统艺术特色。

短篇小说《有一年秋天》(《Однажды осенью》, 1961) 译自《现代人》出版社 1978 年出版的阿勃拉莫夫中短篇小说集《木马》。

译者

不知是因为我生长在农村的缘故，还是天性如此，每当萧瑟的秋日，天空中忽然透露出一抹湛蓝，好象是在向人发出召唤的时刻，我就会象候鸟一样感到心情抑郁和坐立不安。这时候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立刻动身到森林里去。

那一天，当我走出暖烘烘的火车厢，一踏上这个小站，霎时间就领教了列宁格勒深秋的全部坏处：潮湿的阴冷、刺骨的寒风、泥泞难行的道路……我直诅咒自己的轻举妄动。

我原本指望森林中情况会好一些，但那儿的情况更糟。粘土的路泡烂了，我不得不离开大路，贴近湿漉漉的灌木丛行走……总之，傍晚时分，当我走到庄子旁边的田野上的时候，我的两条腿几乎支撑不住了。

我最为担心的是别碰巧齐娜不在家。姑娘年纪轻轻，正是待嫁之年，今天又是星期六，要是她到镇上去了，怎么办？（她的父母两星期前动身到加里宁格勒亲戚家去了。）

幸而我的担忧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村庄矗立在宽阔的山岗上，这是两座芬兰式的旧房子和一些大半倾圮的附属建筑。我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一幅熟悉的画面：绿油油的草地上，绵羊三五成群，象是散放着一堆堆灰色的圆石块，喂养得又肥又大的猪逡巡徘徊着，其中还夹杂着一些鹅。

后来，我走得离房子近了，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穿黑衣服的人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上面的台阶上，在浓重的暮色里他那白色的小脸蛋尤其显得分明。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个人原来是个孩子，至多也不会超过五岁。

当我走近他的时候，他既不表示害怕，也不感到惊讶，甚至没有动弹一下。他长得又小又瘦，把帽子低低地拉到眼睛上，象一只竖起羽毛的麻雀那样坐在那儿，带着一种农村里老头儿才会有的漠然和坚毅的神情逆来顺受着恶劣的阴雨天气。不过他的穿着并不差：黑色的棉大衣镶有暖和的翻领，脚上穿着一双毡鞋，也是黑色的，外面套着一双簇新的、铮亮的套鞋。

“小孩，你在这儿干吗？”

“我等妈妈，”小孩头也没抬，轻轻地答道。

“你妈妈在哪儿？”

“到镇上去了。”

我已经猜到男孩的母亲就是那个游手好闲的女人——新近才搬到村里来的，我的熟人们不久前曾对我讲起过她的事。

“齐娜在哪儿？”

“照看牛犊去了。”

房子里的狗听到我们的讲话声，就隔墙叫了起来。

“这是金卡，”男孩说。“它的脸让别的狗给咬伤了。”

在穿堂里，我咕咚咕咚地在几只木桶里翻寻着，终于找到了钥匙，打开了门。一只暖乎乎的大狗立即扑到我胸口，认出我来了。它舔着我湿漉漉的脸和冻僵了的双手，高兴得直摇尾巴。在我安放好枪枝，卸下旅行背囊和点起一盏小灯的当口，它寸步不离地围着我打转。

厨房里一切都有条不紊。擦洗过的地板上铺着彩色的

家用粗地毯，在炉台上洗干净的炊具光可鉴人。铺着雪白床单的高高的双人床，象一艘楼船浮现在房间里昏暗的暮色中，镀镍的铜球闪耀着亮光。

小谢辽沙——人们是这样叫这个男孩的——不作一声。他坐在离门槛不远处一只好象专门为他定制的矮凳子上，似乎对房里的暖和毫不在意。只是过了一会儿，在那只狗和我亲热够了，跑去用尾巴碰他的时候，他才低声说道：“金卡，别淘气！”

又是那种不是孩子所应有的木然的神态和陷入沉思的模样。

“谢辽沙，要糖吗？”

“不要，”孩子机械地，毫不在乎地答道。

但是当我弯下身子递给他两块白色的糖块时，他突然抬起头，用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意地看了看我，轻声轻气地说了一声：“谢谢，”就收下了。

这时候齐娜来了，她动作麻利而从容不迫地洗过脚，以女主人惯有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厨房，这才对我说道：

“您好！”

她那沉重的，冷冰冰的手在我的手里停了一会儿，并不作相应的回握。齐娜是完全按照一个已经自立而且颇知自重的姑娘所必须遵守的礼仪行事的。

“齐娜，你这是怎么的，”我开始责备她，“这样阴冷潮湿的天气把孩子撂在外面！”

“拿他没办法，叫他到牛犊栏去——他不去，说是：‘我

要等妈妈。’那就等吧，等她回来吧。她象只布谷鸟，在一个窝里身子刚呆暖和——就飞到另一个窝去了，总是东寻西找，象是丢失了什么似的。现在又出了新花样：每逢星期六就要到镇上去，难道她还嫌这儿男人太少……”

男孩突然从小凳子上站起身来，默默地垂着头，向门口走去，套鞋叭哒叭哒地敲响着。

“谢辽沙，谢辽沙，你去哪儿？”

我想阻止他，但孩子竟出乎我意料地用力推开了我的手，倔强地，头也不回继续朝门槛那儿走去。

“他不喜欢我讲他的母亲。走吧，走吧，以后再也别来。真是什么脾气！我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可一句话也讲他不得……行了，您别拦他了，”齐娜对我点头示意。“回来了，那个狡猾的女人。”

“你这是干吗，齐娜伊达？”一等到男孩走出去，房门砰地一声关上后，我就说道。“难道可以当着孩子的面这样数落母亲的吗？”

“这还算客气呢，”齐娜生气地说道。“她丈夫是春天死的——被树压死的，生前对这个活宝可是爱得没命。而她呢，据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招蜂引蝶……谢辽沙还不知道是谁的孩子呢。男人们都好象发了疯一样。真是找到了野浆果了……她过日子象天空中的鸟儿那样。我不撒谎：要是问她，明天有吃的没有，她肯定说不上来。丈夫去世的那个月她拿到了抚恤金，有三百卢布哪！她是怎么安排的呢？给孩子买了一匹带尾巴的木马——一下子花了二百卢

布。而自己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唉，这个人真是一言难尽，”齐娜挥了挥手。“你能看得见，她会跑来的。只要有新来的男人，她就会象猎狗找野兽那样，老远就嗅得出味儿。”

齐娜讲这一切的时候一点也不耽搁做事。过了约莫五分钟，厨房里炉子就旺起来了，欢快地呼呼作响，四散吐出深红色的火焰。

齐娜的模样很招人喜欢。她身体壮实，脸颊红润，轻而易举地侧转铁锅，把喷香的干草汤倒出来，赤裸的臂膀深深地伸进桶里，把煮熟的马铃薯压烂，然后绷紧着肩背富有弹性的肌肉把它们拎到牲口那儿去。潮湿和寒冷对她来说不算一回事儿。她只穿一件印花布短衫就走出暖屋到院子里去了，回屋的时候也不慌不忙地走着，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只有两条湿漉漉的手臂冻得通红。

晚饭前，齐娜换了衣服，走进厨房的时候一身盛装，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擦了发油，脚上一双黑漆皮船鞋咯吱咯吱响着。

“齐娜伊达，你今天是怎么啦？”我开玩笑地说道。“简直是象在迎接未婚夫。”

“也有可能是未婚夫，”齐娜平静地回答道，一点儿也不发窘，表现了一个二十五岁的姑娘的审慎。“心目中是有那么一个。小伙子不错——职业也可以，是个拖拉机手。只是还有点不够稳重。挣得那么多，但除了摩托车和收音机以外，一无所有。连给自己添件大衣都不能。那倒也不要紧，我父亲也是这样的，妈妈还是把他管好了。现在我父亲

不先问过妈妈滴酒不沾了。”

“你也能管住你那口子的，齐娜，”我忙着让她相信。

齐娜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这是必须的。要是不把你们这些哥儿们管束住，那就得苦一辈子。”

我们就在这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交谈的当口，铺好了桌子，但意中人既然马上就要来，我就建议等一等他。

他果真很快就来到了，但来的不是一个人。齐娜在过道里就听到脚步声和笑声，不满地说了一句：

“又跟朋友一起来，每次都要闹上一番。”

从吵吵嚷嚷拥到厨房里来的三个小伙子中我马上就认出了齐娜属意的人。

他的同伴是一对堂兄弟，是我熟识的，两人都身体结实，满面红光，穿着一样的齐膝的棉大衣，脚上是皮长统的橡胶鞋。

在齐娜家里都管他们叫牧人伊万兄弟（事实上他们确实是集体农庄的牧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清楚自己对齐娜的追求是毫无希望的，但两年来每逢星期六晚上总要到这间厨房里来，往板凳上一坐，从不脱期，然后又好象去履行单身汉的义务似的，整整一星期连人影儿也不见。

齐娜的心上人阿尔卡季比起他的两个同伴来显然要起眼得多。这是个高高个儿的、浅黄头发的小伙子，很象电影里经常出现的俊美的拖拉机手：蓬松的浅色发绺盖满了前额，短短的沾着机油的棉袄敞开着，脚上穿着漂亮的铬鞣革